

第一百一回

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

话说郑安平以兵降魏，应侯范雎是个荐主，法当从坐，于是席藁待罪。秦王曰：“任安平者，本出寡人之意，与丞相无干。”再三抚慰，仍令复职。群臣纷纷议论，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，乃下令国中曰：“郑安平有罪，族灭勿论，如有再言其事者，即时斩首！”国人乃不敢复言。秦王赐范雎食物，比常有加。应侯甚不过意，欲说秦王灭周称帝，以此媚之。于是使张唐为大将伐韩，欲先取阳城，以通三川之路。

再说楚考烈王闻信陵君大破秦军，春申君黄歇无功，班师而还，叹曰：“平原‘合纵’之谋，非妄言也！寡人恨不得信陵君为将，岂忧秦人哉！”春申君有惭色，进曰：“向者‘合纵’之议，大王为长，今秦兵新挫，其气已夺，大王诚发使约会列国，并力攻秦，更说周王奉以为主，挟天子以声诛讨，五伯之功，不足道矣。”楚王大喜，即遣使如周，以伐秦之谋，告赧王。赧王已闻秦王欲通三川，意在伐周，今日伐秦，正合著《兵法》“先发制人”之语，如何不从？楚王乃与五国定纵约，刻期大举。

时周赧王一向微弱，虽居天子之位，徒守空名，不能号令。韩、赵分周地为二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，以巩附成周为东周，使两周公治之。赧王自成周迁于王城，依西周公以居，拱手而已。至是，欲发兵攻秦，命西周公签丁为伍，仅得五六千人，尚不能给车马之费。于是访国中有钱富民，借贷以为军资，与之立券，约以班师之日，将所得卤获，出息偿还。西周公自将其众，屯于伊阙，以待诸侯之兵。时韩方被兵，自顾不暇；赵初解围，余畏未息；齐与秦和好，不愿同事；惟燕将乐闲、楚将景阳二枝兵先到，俱列营观望。秦王闻各国人心不一，无进取之意，益发兵助张唐攻下阳城，别遣将军嬴轲，耀兵十万于函谷关之外。燕、楚之兵约屯三月有余，见他兵不集，军心懈怠，遂各班师。西周公亦引兵归。赧王

出兵一番，徒费无益，富民俱执券索偿，日攒聚宫门，呼声直达内寝。赧王惭愧，无以应之，乃避于高台之上，后人因名其台曰：“避债台”。

却说秦王闻燕、楚兵散，即命嬴繆与张唐合兵，取路阳城，以攻西周。赧王兵粮两缺，不能守御，欲奔三晋。西周公进曰：“昔太史儋言：‘周、秦五百岁而合，有伯王者出。’今其时矣！秦有混一之势，三晋不日亦为秦有，王不可以再辱，不如捧土自归，犹不失宋、杞之封也。”赧王无计可施，乃率群臣子侄，哭于文武之庙，三日，捧其所存舆图，亲诣秦军投献，愿束身归咸阳。嬴繆受其献，共三十六城，户三万。西周所属地已尽，惟东周仅存。嬴繆先使张唐护送赧王君臣子孙入秦奏捷，自引军入雒阳城，经略地界。赧王谒见秦王，顿首谢罪。秦王意怜之，以梁城封赧王，降为周公，比于附庸。原曰西周公降为家臣，东周公贬爵为君，是为东周君。赧王年老，往来周、秦不胜劳苦，既至梁城，不逾月病死，秦王命除其国。又命嬴繆发雒阳丁壮，毁周宗庙，运其祭器，并要搬运九鼎，安放咸阳。周民不愿役秦者，皆逃奔巩城，依东周君以居，亦见人心之不肯忘周矣！

将迁鼎之前一日，居民闻鼎中有哭泣之声。及运至泗水，一鼎忽从舟中飞沉于水底，嬴繆使人没水求之，不见有鼎，但见苍龙一条，鳞鬣怒张，顷刻波涛顿作，舟人恐惧，不敢触之。嬴繆是夜梦周武王坐于太庙，召繆至，责之曰：“汝何得迁吾重器，毁吾宗庙？”命左右鞭其背三百。嬴繆梦觉，即患背疽，扶病归秦，将八鼎献上秦王，并奏明其状。秦王查阅所失之鼎，正豫州之鼎也。秦王叹曰：“地皆入秦，鼎独不附寡人乎？”欲多发卒徒，更往取之，嬴繆谏曰：“此神物有灵，不可复取。”秦王乃止，嬴繆竟以疽死。

秦王以八鼎及祭器，陈列于秦太庙之中，效祀上帝于雍州，布告列国，俱要朝贡称贺，不来宾者伐之。韩桓惠王首先入朝，稽首称臣，齐、楚、燕、赵皆遣国相入贺，独魏国使者，尚未见到。秦王命河东守王稽引兵袭魏，王稽素与魏通，私受金钱，遂泄其事。魏王惧，遣使谢罪，亦使太子增为质于秦，委国听令。自此六国，俱宾服于秦。时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。秦王究通魏之事，召王稽诛之，范雎益不自安。

一日，秦王临朝叹息，范雎进曰：“臣闻‘主忧则臣辱，主辱则臣死’，今大王临朝而叹，由臣等不职之故，不能为大王分忧，臣敢请罪！”秦王曰：“夫物不素具，不可以应卒。今武安君诛死，而郑安平背叛，外多强敌，而内无良将，寡人是以忧也。”范雎且惭且惧，不敢对而出。

时有燕人蔡泽者，博学善辩，自负甚高，乘敝车游说诸侯，无所遇。至大梁，

遇善相者唐举，问曰：“吾闻先生曾相赵国李兑，言：‘百日之内，持国秉政。’果有之乎？”唐举曰：“然。”蔡泽曰：“如仆者，先生以为何如？”唐举熟视而笑，谓曰：“先生鼻如蝟虫，肩高于顶，魑颜蹙眉，两膝挛曲，吾闻‘圣人不相’，殆先生乎？”蔡泽知唐举戏之，乃曰：“富贵吾所自有，吾所不知者寿耳！”唐举曰：“先生之寿，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年！”蔡泽笑曰：“吾饭梁啗肥，乘车跃马，怀黄金之印，结紫绶于腰，揖让人主之前者，四十三年足矣，尚何求乎！”及再游韩、赵不得意，返魏，于郊外遇盗，釜甑皆为夺去，无以为炊，息于树下，复遇唐举。举戏曰：“先生尚未富贵耶？”蔡泽曰：“方且觅之。”唐举曰：“先生金水之骨，当发于西。今秦丞相应侯，用郑安平、王稽皆得重罪，应侯惭惧之甚，必急于卸担。先生何不一往，而困守于此？”蔡泽曰：“道远难至，奈何？”唐举解囊中，出数金赠之。蔡泽得其资助，遂西入咸阳。谓旅邸主人曰：“汝饭必白粱，肉必甘肥，俟吾为丞相时，当厚酬汝。”主人曰：“客何人，乃望作丞相耶？”泽曰：“吾姓蔡名泽，乃天下雄辩有智之士，特来求见秦王。秦王若一见我，必然悦我之说，逐应侯而以吾代之，相印立可悬于腰下也。”主人笑其狂，为人述之。应侯门客闻其语，述于范雎。范雎曰：“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说，吾莫不闻，众口之辩，遇我而屈，彼蔡泽者，恶能说秦王而夺吾相印乎？”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泽。主人谓泽曰：“客祸至矣！客宣言欲代应侯为相，今应府相召，先生若往，必遭大辱。”蔡泽笑曰：“吾见应侯，彼必以相印让我，不须见秦王也。”主人曰：“客太狂，勿累我。”蔡泽布衣蹑屣，往见范雎。雎踞坐以待之。蔡泽长揖不拜。范雎亦不命坐，厉声诘之曰：“外边宣言，欲代我为相者是汝耶？”蔡泽端立于旁曰：“正是！”范雎曰：“汝有何辞说，可以夺我爵位？”蔡泽曰：“吁！君何见之晚也。夫四时之序，成功者退，将来者进。君今日可以退矣！”范雎曰：“吾不自退，谁能退之？”蔡泽曰：“夫人生百体坚强，手足便利，聪明圣智，行道施德于天下，岂非世所敬慕为贤豪者与？”范雎应曰：“然。”蔡泽又曰：“既已得志于天下，而安乐寿考终其天年，簪纓世禄传之子孙，世世不替，与天地相终始，岂非世所谓吉祥善事者与？”范雎曰：“然。”蔡泽曰：“若夫秦有商君，楚有吴起，越有大夫种，功成而身不得其死，君亦以为可愿否？”范雎心中暗想：“此人谈及利害，渐渐相逼，若说不愿，就堕其说术之中了。”乃佯应之曰：“有何不可愿也。夫公孙鞅事孝公，尽公无私，定法以治国中，为秦将，拓地千里；吴起事楚悼王，废贵戚以养战士，南平吴、越，北却三晋；大夫种事越王，能转弱为强，并吞劲吴，为其君报会稽之怨；虽不得其死，然大丈夫杀身成仁，视死如归，功在当时，名垂后世，何不可愿之有哉？”此时范雎虽然嘴硬，却也不安于坐，起立而听之。蔡泽对曰：“主圣臣贤，国之福也，父慈子

孝，家之福也。为孝子者，谁不愿得慈父？为贤臣者，谁不愿得明君？比干忠而殷亡，申生孝而国乱，身虽恶死，而无济于君父，何也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。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亦不幸而死耳，岂求死以成后世之名哉？夫比干剖而微子去，召忽戮而管仲生，微子、管仲之名，何至出比干、召忽之下乎？故大丈夫处世，身名俱全者，上也；名可传而身死者，其次也；惟名辱而身全，斯为下耳。”这段话说得范雎胸中爽快，不觉离席，移步下堂，口中称：“善！”蔡泽又曰：“君以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杀身成仁为可愿也，然孰与闾夭之事文王，周公之辅成王乎？”范雎曰：“商君等弗如也。”蔡泽曰：“然则今王之信任忠良，醇厚故旧，视秦孝公、楚悼王奚若？”范雎沉吟少顷，曰：“未知何如？”蔡泽曰：“君自量功在国家，算无失策，孰与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？”范雎又曰：“吾弗如！”蔡泽曰：“今王之亲信功臣，既不能有过于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勾践，而君之功绩，又不若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，然而君之禄位过盛，私家之富倍于三子，如是而不思急流勇退，为自全计，彼三子者，且不能免祸，而况于君乎？夫翠鹄犀象，其处势非不远于死，而竟以死者，惑于饵也。苏秦、智伯之智，非不足以自庇，而竟以死者，惑于贪利不止也。君以匹夫徒步知遇秦王，位为上相，富贵已极，怨已讎而德已报矣。犹然贪恋势利，进而不退，窃恐苏秦、智伯之祸，在所不免。语云：‘日中必移，月满必亏。’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，择贤者而荐之？所荐者贤，而荐贤之人益重，君名为辞荣，实则卸担。于是乎寻川岩之乐，享乔松之寿，子孙世世长为应侯，孰与据轻重之势，而蹈不可知之祸哉？”范雎曰：“先生自谓雄辩有智，今果然也，雎敢不受命！”于是乃延之上坐，待以客礼，遂留于宾馆，设酒食款待。

次日入朝，奏秦王曰：“客新有从山东来者，曰蔡泽，其人有王伯之才，通时达变，足以寄秦国之政。臣所见之人甚众，更无其匹，臣万不及也。臣不敢蔽贤，谨荐之于大王。”秦王召蔡泽见于便殿，问以兼并六国之计，蔡泽从容条对，深合秦王之意，即日拜为客卿。范雎因谢病，请归相印，秦王不准。雎遂称病笃不起。秦王乃拜蔡泽为丞相，以代范雎，封刚成君。雎老于应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燕自昭王复国，在位三十三年，传位于惠王。惠王在位七年，传于武成王。武成王在位十四年，传于孝王。孝王在位三年，传于燕王喜。喜即位，立其子丹为太子。燕王喜之四年，秦昭襄王之五十六年也。是岁，赵平原君赵胜卒，以廉颇为相国，封信平君。燕王喜以赵国接壤，使其相国栗腹往吊平原君之丧，因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资，约为兄弟。栗腹冀赵王厚贿，赵王如常礼相待，栗腹意不悻。归报燕王曰：“赵自长平之败，壮者皆死，其孤尚幼，且相国新丧，廉颇已老，若出其不意，分兵伐之，赵可灭也。”燕王惑其言，召昌国君乐

闲问之。闲对曰：“赵东邻燕，西接秦境，南错韩、魏，北连胡貊，四野之地，其民习兵，不可轻伐。”燕王曰：“吾以三倍之众而伐一，何如？”乐闲曰：“未可。”燕王曰：“以五倍伐一，何如？”乐闲不应。燕王怒曰：“汝以父坟墓在赵，不欲攻赵？”乐闲曰：“王如不信，臣请试之。”群臣阿燕王之意，皆曰：“天下焉有五而不能胜一者？”大夫将渠独切谏曰：“王且勿言众寡，而先言曲直。王方与赵交欢，以五百金为赵王寿，使者还报，而即攻之，不信不义，师必无功。”燕王不以为然，使栗腹为大将，乐乘佐之，率兵十万攻鄢。使庆秦为副将，乐闲佐之，率兵十万攻代。燕王亲率兵十万为中军，在后接应。方欲升车，将渠手揽王绶，垂泪言曰：“即伐赵，愿大王勿亲往，恐震惊左右。”燕王怒，以足蹴将渠。渠即抱王足而泣曰：“臣之留大王者，忠心也。王若不听，燕祸至矣！”燕王愈怒，命囚将渠于狱，俟凯旋日杀之。三军分路而进，旌旗蔽野，杀气腾空，满望踏平赵土，大拓燕疆。

赵王闻燕兵将至，集群臣问计。相国廉颇进曰：“燕谓我丧败之余，士伍不充，若大赉國中，使民十五岁以上者，悉持兵佐战，军声一振，燕气自夺。栗腹喜功，原无将略，庆秦无名小子，乐闲、乐乘以昌国君之故，往来燕、赵，不为尽力，燕军可立破也。”乃荐雁门李牧，其才可将。赵王用廉颇为大将，引兵五万，迎栗腹于鄢，用李牧为副将，引兵五万，迎庆秦于代。

却说廉颇兵至房子城，知栗腹在鄢，乃尽匿其丁壮于铁山，但以老弱列营。栗腹探知，喜曰：“吾固知赵卒不堪战也！”乃率众急攻鄢城，鄢城人知救兵已至，坚守十五日不下。廉颇率大军赴之，先出疲卒数千人挑战。栗腹留乐乘攻城，亲自出阵，只一合，赵军不能抵挡，大败而走。栗腹指麾将士，追逐赵军。约六七里，伏兵齐起，当先一员大将，驰车而出，大叫：“廉颇在此！来将早早受缚！”栗腹大怒，挥刀迎敌，廉颇手段高强，所领俱是选的精卒，一可当百，不数合燕军大败，廉颇生擒栗腹。乐乘闻主将被擒，解围欲走。廉颇使人招之，乐乘遂奔赵军。恰好李牧救代得胜，斩了庆秦，遣人报捷，乐闲率余众保于清凉山，廉颇使乐乘为书招闲，闲亦降赵。燕王喜知两路兵俱败没，遂连夜奔回中都。廉颇长驱直入，筑长围以困之。燕王遣使乞和。乐闲谓廉颇曰：“本倡伐赵之谋者，栗腹也。大夫将渠有先几之明，苦谏不听，被羁在狱。若欲许和，必须要燕王以将渠为相国，使他送款，方可。”廉颇从其说，燕王出于无奈，即召将渠于狱中，授相印。将渠辞曰：“臣不幸言而中，岂可幸国之败以为利哉！”燕王曰：“寡人不听卿言，自取辱败，今将求成于赵，非卿不可。”将渠乃受相印，谓燕王曰：“乐乘、乐闲虽身投于赵，然其先世有大功于燕，大王宜归其妻子，使其不忘燕德，则和议可速成矣。”燕王从之。将渠乃如赵军，为燕王谢罪，并送还乐闲、乐乘家

属。廉颇许和，因斩栗腹之首，并庆秦之尸，归之于燕，即日班师还赵。赵王封乐乘为武襄君，乐闲仍称昌国君如故，以李牧为代郡守。时剧辛为燕守蓟州，燕王以剧辛素与乐毅同事昭王，使为书以招二乐，乐乘、乐闲以燕王不听忠言，竟留于赵。将渠虽为燕相，不出燕王之意，未及半载，托病辞印，燕王遂用剧辛代之。此段话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，年近七十，至秋得病而薨。太子安国君柱立，是为孝文王。立赵女为王后，子楚为太子。韩王闻秦王之丧，首先服衰经入吊，视丧事，如臣子之礼，诸侯皆遣将相大臣来会葬。孝文王除丧之三日，大宴群臣，席散回宫而死。国人皆疑客卿吕不韦欲子楚速立为王，乃重贿左右，置毒药于酒中，秦王中毒而死，然心惮不韦，无敢言者。于是不韦同群臣奉子楚嗣位，是为庄襄王。奉华阳夫人为太后，立赵姬为王后。子赵政为太子，去赵字单名政。蔡泽知庄襄王深德吕不韦，欲以为相，乃托病以相印让之。不韦遂为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河南雒阳十万户。不韦慕孟尝、信陵、平原、春申之名，耻其不如，亦设馆招致宾客，凡三千余人。

再说东周君闻秦连丧二王，国中多事，乃遣宾客往说诸国，欲“合纵”以伐秦。丞相吕不韦言于庄襄王曰：“西周已灭，而东周一线若存，自谓文武之子孙，欲以鼓动天下，不如尽灭之，以绝人望。”秦王即用不韦为大将，率兵十万伐东周，执其君以归，尽收巩城等七邑。周自武王己酉受命，终于东周君壬子，历三十七王，共八百七十三年，而祀绝于秦。有歌诀为证：

周武成康昭穆共，懿孝夷厉宣幽终，以上盛周十二主，二百五十二年逢。东迁平桓庄釐惠，襄顷匡定简灵继，景悼敬元贞定哀，思考威烈安烈序。显子慎靓赧王亡，东周廿六凑成双，系出豈子后稷弃，太王王季文王昌。首尾三十有八主，八百七十年零四，卜年卜世数过之，宗社灵长古无二。

秦王乘灭周之盛，复遣蒙骜袭韩，拔成皋、荥阳，置三川郡，地界直逼大梁矣。秦王曰：“寡人昔质于赵，几为赵王所杀，此仇不可不报！”乃再遣蒙骜攻赵，取榆次等三十七城，置太原郡。遂南定上党，因攻魏高都不拔，秦王复遣王齕将兵五万助战。魏兵屡败，如姬言于魏王曰：“秦所以急攻魏者，欺魏也。所以欺魏者，以信陵君不在也。信陵君贤名闻于天下，能得诸侯之力，大王若使人卑辞厚币，召之于赵，使其‘合纵’列国，并力御秦，虽有蒙骜等百辈，何敢正眼视魏哉！”魏王势在危急，不得已从其计，遣颜恩为使，持相印，益以黄金彩币，往赵迎信陵君。遗以书，略曰：

公子昔不忍赵国之危，今乃忍魏国之危乎？魏急矣！寡人举国引领以待公子之归也，公子幸勿计寡人之过！

信陵君虽居赵国，宾客探信，往来不绝。闻魏将遣使迎己，恨曰：“魏王弃我于赵，十年于兹矣，今事急而召我，非中心念我也！”乃悬书于门下：“有敢为魏王通使者死！”宾客皆相戒，莫敢劝其归者。颜恩至魏半月，不得见公子，魏王复遣使者催促，音信不绝。颜恩欲求门下客为言，俱辞不敢通。欲候信陵君出外，于路上邀之。信陵君为回避魏使，竟不出门，颜恩无可奈何。毕竟信陵君肯归魏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